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八

食貨上三

布帛
漕運

和糴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紬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
產折科和市其纖麗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
青益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

羅務梓州有綾綺場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青齊
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衡永全州市平絕東京權貨務歲
入中平羅小綾各萬足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
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數供足自
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
疋重十二兩踈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
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開寶三年令天下諸
州凡絲綿紬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

科市以煩民初蓬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峽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歌正龜殼等段疋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賣者勿禁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

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中詔減兩蜀歲輸錦綺鹿胎透背欵正之半罷作綾花紗明道中又減兩蜀歲輸錦綺綾羅透背花紗三之二命改織紬絹以助軍景祐初遂詔罷輸錦背繡背遍地密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閭巷皆禁用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鹿胎慶厯四年復減半既而又減梓

路歲輸絹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准詔課植桑棗嶺外唯產苧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足為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自西邊用兵軍須紬絹多出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罷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數治平中歲織十五萬五千五百餘足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蓄命發運

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足為錢千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為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顥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

紬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儲之北京息歸之內帑右正
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羲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隨
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
請以顯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紬絹綿
布於州鎮軍若等坊郭戶易錢數多乞憫其災傷又居
極邊特蠲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
給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
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和買紬絹之名配

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
淵顯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儲於陝
西以備邊省蜀人輸送及中都漕輓之費七年兩浙察
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償而發運
司復以移用財貨為名增預買紬絹十二萬詔罷其所
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等雖稍豐稔猶當
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為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紬絹祖
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

爭以寬恤為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紬絹許假封樁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剩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三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即本路移易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易糴糧儲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兩三百

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紹聖元年兩浙絲蠶薄收和買并稅紬絹令四等下戶輸錢易左帑紬絹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蠶絲多兼市紗羅紬絹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榷場輸布不如樣監司通判貶秩展磨勘年有差令損其直後似此者勿受尚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初增雖名濟乏實聚歛之術提點京東刑獄

程堂亦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足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乃詔諸路提舉司勿更給錢俟蠶麥多選官置場崇寧中諸路預買令所產州縣鄉民及城郭戶並準貨力高下差等均給川峽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為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和買紬絹歲五十萬足舊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有逮今五年循以為常民重傷困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樁

張根復言本路和買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蠶鹽許轉
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塲自請而江西十郡和買數多法
一疋給鹽二十觔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轉
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負給償尚書省
言大觀庫物帛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梓
州福建路市羅綾紗一千至三萬疋各有差二年又令
京東淮南兩浙市絹帛五萬及三萬疋並輸大觀庫又

四川各二萬輸元豐庫江東西如四川之數輸崇寧庫而州縣和買有以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期輸紬絹六疋又前期督促致多逋徙詔遞加其罪坊郭戶預買有家至四五百疋興仁府萬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疋乃令減半均之兩浙和買并稅紬絹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例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紬絹布帛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請稍增之度支以元豐例定

沮抑不行令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弊如江西比而
纔給二百轉運司又以重十三兩為則不及則準絲價
補納以錢兩準二百有餘宣和三年詔提刑司釐正以
聞先是成都河北預買官戶許減半四年令舊嘗全科
者如舊既又以兩浙多官戶令預買通數七年冬郊祀
河北京東和買科取物帛絲綿等數並免以供奉物給
降其所蠲貸幾數百萬初預買紬絹務優直以利民然
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寢

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十二月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給者並論以違制然有司鮮能承順焉靖康元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母貸以他物而損其數京東州縣勿以迯移戶舊數科著業人仍先除其數俟流民歸業均敷餘路亦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勝非為相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紬絹歲為足一百一

十七萬七千八百每足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
南折帛錢自此始五月詔每歲預買綿絹令登時給其
直又詔江浙和預買絹減四分之一仍給見錢違者寘
之法紹興元年初賦鼎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贍蔡
兵以兩浙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餘萬足半令輸
錢足二千二年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
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
紬三十九萬足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

足東川湖南綾羅絕七萬足西川廣西布七十七萬足成都錦綺千八百餘足皆有奇三年三月以兩浙和買物帛下戶艱於得錢聽以七分輸正色三分折見緡初洪州和買八分輸正色二分折省錢足三十四年帥臣胡世將請以三分足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踴貴請足增為五千足戶部定為六千足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預買絹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足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其半較之兩浙時直

足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貫文足是欲乘民之急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足折輸錢六十省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帛錢當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戍之費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足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九年正月復河南減折帛錢足一千未幾又增之十七年減折帛錢江南足為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緡

江南兩為三百兩浙四百二十年詔廣西折布錢因張
浚增至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文折輸二十九年中書
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宜就近儲之詔
除徽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當折銀者輸錢願輸銀者
聽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
為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
備運用乾道四年減兩浙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
之半六年知徽州邾升卿代還奏州自五代時陶雅守

郡妄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稅獨重數倍而雜錢之稅科折尤重請賜蠲免九年詔徽州額外初科雜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及元認江東兩浙運司諸處絹一萬六千六百餘疋並蠲之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西和買紬絹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足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說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科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經界元科之額配以絹數

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數一疋袞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末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也說友又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挾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姦民頑吏立為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年吏部尚書葉翥等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詔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翟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疋而越乃六十萬五百疋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望將三

等以上戶減半四等以下戶權罷尋以杭之和買絹偏重均十二萬疋於兩浙乾道九年祕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而會稽為最重緣田薄稅重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據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琚與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等言勢家豪民分折版籍以自托於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七州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

百三十有八温州本無科額合台明衢處婺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紹興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而又贏一萬有奇比重額之弊也又如賃牛物力以其有資民用不忍科配酒坊鹽亭戶以其嘗趨官課難令再敷至於坍江落海之田壞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詭戶之患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

百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為第五等為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為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真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偽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於是詔紹興府攢宮田園諸寺觀延祥莊并租牛耕牛合蠲和買並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敷和買物力及坍江田放生池合減租稅物力並覈實取旨十一年臣僚言兩

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詳議
鄭丙丘室議畝頭均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
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曩者亟於集事不暇
覈實一切以為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
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初科和買二萬五
十七疋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
萬五十餘疋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疋有奇均
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熙元年邁定其

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貧民下戶稍寬矣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
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
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
平中嘗出內府綾羅綿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
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
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
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

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關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

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
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
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
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岢嵐火
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
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
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椿備邊自

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和糴例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關則多出京鈔或饒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

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為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紬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為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乞精選才臣講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十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

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椿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隨戶色

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蹇周輔兼措置河北糴便司明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闕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輸糴便司為本令瀛定瀣等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闕預委周輔專其任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計置封樁糧草並歸之六年詔提點河北西路王子淵兼同措置未幾手詔周輔今河朔豐

成宜廣收糴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
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周輔召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
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充實見儲糧料總
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詔賜同措置王子淵三品服宣和
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
博糴給糴依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
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
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

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

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
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及諸
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河東陝西諸路
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
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
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
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紬
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

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結焉
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
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
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
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裕皆坐借
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
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闕政罷陝西河東結糴
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

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
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
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
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
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
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
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
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

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俵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

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
法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
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燾請並邊糴買豫
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贏糧之家
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
宣撫陝西議行之廊延經畧使錢卽言勸糴非可以久
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
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

時又詔河北河東倣陝西均糴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糴法三年以歲稔諸路推行均糴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為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糴明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為差勸糴之法其後寢及於新邊鄆廓州積石軍蕃部患之

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啟交
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
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
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高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麤
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
克辦給又李稷為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
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
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

亡之餘疲瘵已甚為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
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
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
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
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
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
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鄆湟
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畧使章綵諫

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儲蓄内外一空前後
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
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
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
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空
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
五十萬足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輟其半
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

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

米仍麤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
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
曰裕軍通峽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
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
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
餉空乏廊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
南不毛之地草剗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
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

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脩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脩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為永法及是王黼建

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何有濟諭民
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
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
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
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
而吏緣為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
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
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

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
糴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
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
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糴命三總領
所置場糴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發米四百六十九萬
斛兩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百二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至是欠百
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
糴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

萬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綱米及
糴場歲收四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年糴二百三十萬
石以備振貸石降錢二千以闕子茶引及銀克其數孝
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
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
百文淳熙三年詔廣西運司糴錢以歲豐歛市直高下
增減給之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
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

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有旨
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
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
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
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
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
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
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

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
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咸淳
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
川制司就糴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
西廣西共糴一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
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
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

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
稅租及筦權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
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
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
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
舟吏並緣為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
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
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

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
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
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
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
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
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麤者斤僅得三兩遂令
鐵就冶即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
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

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
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
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
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
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
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
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
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

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
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
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
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
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
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菽
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
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

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足分為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足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

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糴上供小民闕食自五年後權減五十萬石慶厯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歲初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船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

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至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

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以元說為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暮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

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
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
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
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
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
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緡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
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繇
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

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剗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秬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克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克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

得無慮緡錢十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督發運使張頡亟辦來歲漕計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

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押汴河江南荆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輦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以聞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患詔各遷兩官餘官減年循

資有差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政和七年立東南六路州軍知州通判裝發上供糧斛任滿賞格自一萬石至四十萬石升名次減年有差張根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

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為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宣和二年詔六路米麥綱運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補授校尉以上未許參部人并進納人管押淮南以五運兩浙及江東二千里內以四運江東二千里外及江西三運湖南北二運各欠不及五釐依格推賞外仍許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並罷七年詔結絕應奉司江淮諸局所及罷花石綱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裝發綱運備邊靖康初汴河決口有

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訖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命提舉京師所陳良弼同措置越兩旬水復舊綱運沓至兩京糧乃足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權貨務緡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大將河北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隨道路所宜河

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磧險運致甚艱熙寧六年
詔廊延路經畧司支封椿錢於河東買橐駝三百運沿
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
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
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驅喝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
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趣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
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絳州運棗千石往麟府每石止
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

寧言餽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寧至磨礪口皆大川通車無礙自磨礪至兜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即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三萬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廊延饋運其本路程塗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

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
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
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六年詔熙河蘭會經畧制
置司計置蘭州人萬馬二千般運糧草於次路州軍刻
刮官私索駝二千與經制司自熙河指運事力不足發
義勇保甲給河東陝西邊用非機速者並作小綱數排
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
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滎澤下卸至州尚四五十

里擺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石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畧如此其他州縣運送或軍興調發以給一時之用此皆不著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

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克貢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

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牕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

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
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
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
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
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
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令發運
司督脩倉廩荆湖北路提舉常平王璠措置諸路運糧
舟船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拆轉般諸倉譚稹上言

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為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毫有麥可糴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

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洙盧宗原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逸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

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為不便詔發運司措置六年以無額上供錢物并六路舊欠發斛斗錢貯為糴本別降三百萬貫付盧宗原將湖南所起年額並隨正額預起拋欠斛斗於轉般倉下卸却將已卸均糴斗斛轉運上京所有直達候轉般斛斗有次第日罷之靖康元年令東南六路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直達外江湖四路並措置轉般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

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
綱運輸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
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
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
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
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
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
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

亦然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為便總領所遣官就糴於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紹興十六年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柳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荆南

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荆南澧純潭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馬歲用米并折輸馬料三萬石於本州科撥並諸路轉運司椿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

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齊安舒蘄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屣屨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於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舉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次者亦多方而憫之乾

道初蠲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蠲欠百石以下者九年
初綱運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弊至是臣僚申明綱運
欠及一分者亦許其補足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寡
並無除放其有因綱欠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
輸已足許叙復自是綱運欠失雖責償於官吏然以其
山川遙遠非一人所能究亦時寓於蠲放焉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食貨志上三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
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
五千石○臣開鼎按本文下接書治平四年則三年
二年疑倒置

宋史卷一百七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膳錄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貨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饟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闕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於海多

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

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

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
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
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為罷至是承
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
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
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議
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
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

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無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

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至咸平
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
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
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洛南務內園兵人種稻雍
熙二年罷賦予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
百餘自備耕牛立園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
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隄截水入官渠溉民田
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

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無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

命知軍為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克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克屯戍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壘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鷄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泊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

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赭陽
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
耘耨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兵二
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
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
田務為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
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
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天

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襄唐二州營田既廢景德中轉運使許逖復之初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穫歲入甚廣後張巽改其法募水戶分耕至逖又參以兵夫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漢傑言二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萬餘石為緡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為緡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

州四萬餘緡得不補失詔廢以給貧民頃收半稅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為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郡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即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提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為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成治平三年

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熙寧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十萬斛知秦州李師中論韶指極邊見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詔遣王克臣等按視復奏與師中同再下沉起奏不見韶所指何地雖實有之恐召人耕種西蕃驚疑侍御史謝景溫言聞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

妄而竇舜卿奏實止有閒田一頃四十三畝中書言起未嘗指甘谷城地以實韶奏而師中前在秦州與韶更相論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閒田自著作佐郎責保平軍節度推官師中亦落待制其後韓縝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遂復韶故官從其所請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為州廂軍時陝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撒遠方有輸送之

勤知延州趙高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畧
安撫使郭達言懷寧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無閒
田高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番兵幾五千
人為八指揮詔遷高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請以河
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地弓箭手
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為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
頃大蕃官三頃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
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吳克上

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
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
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
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
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
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
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
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

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

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畧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為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許就近於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為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為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五年詔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

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
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
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四砦堡見缺農作廂軍
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
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
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
為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
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

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為內地而河外三州荒閒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為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為兩不耕者皆可為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

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為我有矣七年惠卿崔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

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彊民為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廊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開田作遂各遣還其州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

詔除宗綱克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
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
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復州漢陽
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
且耕耕必給費歛復給糧依鋤田法餘並入官凡民水
田畝賦秔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
給為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寢衆亦置堡砦屯
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廷臣因

規奏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犁凡授田五人為甲別給蔬地五畝為廬舍場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為殿最下諸鎮推行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如陝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詔湖北浙

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為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為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為蔬圃貸錢七十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

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寀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三十二年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浩瀚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

耒耜種糧令河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餽運又可安
集流亡從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
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
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克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
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
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
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
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

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强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珣措置二年江淮

立砦多買牛犂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

收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
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拘
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
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
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
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爲實邊之計
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
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

從之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克萬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糴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至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槩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

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

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咸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克及遇水

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灾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寢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克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糴糴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

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廩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糴即回克糧廩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為勞績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糴數十八萬三千餘斛糴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

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
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
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
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
幾矣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
慶厯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糶
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誠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
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糶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

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糴價出糴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歟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

患是時魚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為之爾且魚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魚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厯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

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過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灾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為可行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曰臣

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

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定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捄既以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歛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脩治郵傳驛舍皆歛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嘉

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

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其大畧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畧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歛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

斛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灾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魚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魚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歛補助之意也欲

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為之管當一員京官為之或共置二員開封

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
王安石為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闢歛散者帝然其說
遂勅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王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為制置司
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為新制
欲行青苗之法
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
檢詳文字
王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
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
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
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
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自此逾月
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
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

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為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彊民時提

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
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
糧五十餘萬石尚悉以閣今條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
錢五十萬緡為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
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
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三年判大名
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
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

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
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
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
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
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愚
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
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
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

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
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歛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
無失陷魚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
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
息可為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
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
遠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
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

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竢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

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魚并振貧弱置官理財
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
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
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
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
以為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
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
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

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惟舉大槩用偏辭曲難
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
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
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
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
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
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
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

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

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

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麴鞵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

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糶
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
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為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
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
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
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
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
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畢帝問

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吞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曰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

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
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
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
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
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
覺李常張戢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
青州歐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
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

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
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
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
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密孰不
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
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為不善治生
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
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

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
世世一歲嘗兩輸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
南康軍監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
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
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
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
帝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
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

帝以久旱為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盡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既而詔諸路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

物產為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
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
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
年戶部言準詔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歛散中數取一年
為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
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歛一千三百九十
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
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歛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

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歛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歛少及散歛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為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為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於川峽西路元豐二年詔威茂

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覲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

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

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糴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覲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

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束州縣抑配
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
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起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
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
稅輸納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復置義倉自
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振濟輒移用者
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首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
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淮南轉運司副

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為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鄭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幾董遵等皆言青苗最為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並送詳定重脩勅令所三年舊欠常平錢穀人戶仍許請給宣和五年令州縣歲散常平錢穀畢即揭示請人名數逾月歛之庶革偽冒之弊先是諸路災傷截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闕中都歲計令京東江南兩

浙荆湖路義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截撥之數六年詔罷之高宗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昂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詎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平等倉乾道元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糴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糴米以續常平

上即為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
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即
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
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
請稽之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
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
輸之於縣別儲以備振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
義倉則就州輸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

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山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椿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幟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

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與擾民及
不實者鐫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為經久之利
有旨從之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諸路已糴義米價錢州
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逃閤義米用虧常平司
責縣道陪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長攬戶等人均納自
今視時收糴見繫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
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杭帶義法也今杭糯帶義之外
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紬豆也豈有絹紬豆而可加之

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加紬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推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蕩產鬻妻子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秬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義倉米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糶之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考證

食貨志上四管當一員京官為之○臣開鼎按通考作

管勾一員查職官無管當當字疑勾字之譌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考證